



历史人物

《曹操·阿瞞出道》在天涯社区贴出后，每日贴帖无数，受到众多网友的追捧。作者撕得香烂的狗肉，挂起羊头的招牌，把曹丞相风流韵事细细道来，寻求人们诋毁曹操的个中因由，各位权把此文当酒肴，慢慢品来。

子金山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索要收钱的凭据

曹操就任的济南国，位于现在山东省的中部。

当时的济南国下辖十县，整个侯国的官场情况大概是这种情况：如果把大小官员全部推出去砍头，兴许有个把冤鬼；要是隔一个杀一个的话，那肯定漏网一大批。尤其是十个县的县令、县长（东汉时万户大县为令，小县为长），无一不是捞钱大师，并且个个与中央权贵、宫内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。

在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上，“拥汉安刘”者众，造反踊跃者亦众。西汉时的城阳景王刘章对汉朝有功，济南人就建祠纪念，一个小济南国竟达六百多处，百姓借祠前阔地成集设会，祠内常年香火不断，人民对大汉朝的忠心可见一斑；黄巾军举事，济南人积极响应，踊跃参加，而且作战剽悍异常，对大贤良师张角的忠诚度像对大汉功臣磕头一样虔诚。

曹操上任前对这个即将由自己治理的侯国调查研究了一番，对官风民俗已了解了八分，剩下的两分他要靠自己的眼睛实地观察，做到十分有数。

一天，他轻骑简从，进入了济南国境。前方正逢庙会，城阳景王祠内香烟缭绕，祠外人头涌动热闹非凡。曹操作为

一方国相，当然想去亲身体验一番百姓苦乐。到庙会需经过一座小桥，曹操把马交给两名亲随牵在后面，走上了小桥。

“站住！”两杆长矛交叉，拦住了下桥的路。曹操举目看去，两个差役模样的小伙子表情严肃认真。

“过路的，去庙会逛逛，请二位给个方便。”曹操态度甚为谦和，二亲随牵马跟在曹操身后。

“赶庙会？交过路费，每人五个铜子。”这差役并不盘查什么，是设卡收费的。

“哦？这过路也要交钱？可有收费凭据？”

两个差役对望了一眼，那神情好似遇上了火星人，心想，还没碰上过有敢问收费依据的。于是其中一个大声骂道：眼长到腿上去？没看见旁边的政府红头文件吗？

曹操顺着手指看去，桥边果然竖着一方木牌，上写几个大字：自觉交费，闯关可耻。下面还有历城县令的手署落款。曹操自然心里清楚，这济南国唯有济南王有权收一切税费，不用问，这是乱收费行为，而且还打着政府招牌。

“这收费令不是明明写着每人两文么？怎么二位念出来就成了每人五文？”曹操仍然和颜悦色。

“让俺这帮弟兄白忙呀？

谁是喝西北风活着的？”差役的解释的确有理，曹操一时无语可答。

“如此这庙会我就不赶也罢，走，我们回去。”曹操示意自己的随从往回走。

“回去？你们三马三人已经上了这桥，就是往回走也要交压桥费，每人两文，马每匹三文，交了钱再走，还没见过有能逃费的。”差役心里暗气，真是个小气鬼，要钱不要脸啊。

曹操明白了：前行后退都免不了这十五文铜钱，这两个差役也不愧挤钱的好手。本来就没打算往回走，不过想看看对方的反应而已，于是示意亲随交费。

谁知两个收费员看见过路的犹豫，自己先沉不住气了：“看你们这个小气样，一辈子也发不了财，不要凭据的话让你们三个五文，交十个铜子滚吧，再出门别骑着马充大爷，想省钱在自家炕头上趴着去，别出来丢人现眼！”

曹操却不省那五文钱，规规矩矩地让亲随交了十五个铜钱，并索要了收钱的凭据：十五根竹筹。

一路转悠到国都东平陵（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东）的国相府衙，竟然积攒了半马槽竹筹。曹操现在已经确定自己新上任的三把火该先点哪一把了，就从这六百座城阳景王祠烧起！

拾壹



人物传记

少帅与七个女人的故事，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浓浓的“情”字。无论是与天津名媛爱意深沉的友情，还是和意大利公使夫人“柏拉图”式的纯洁情愫，其内幕都是少帅去世后的首次披露。本书为那些熟悉张学良百战疆场、以西安兵谏彪炳史册的读者，展示了其侠骨柔肠、重情厚义的另一面……

汪睿 著 团结出版社友情推荐

群山深深情更重

1921年冬天，密山深处，一派银白世界。

张学良率剿匪大军进入黑龙江省的密山林海深处，已有一个月的光景了。他剿匪接连取胜，最后只有“惯匪”天下好”在他的围剿下逃逸，张学良决定亲自率兵追踪，不料却中了“天下好”预先布下的圈套。在密林中他身中一枪，陷入了昏迷之中。当时正在吉林唱戏的谷瑞玉听说少帅身负重伤，不顾姐姐的劝阻，在林海雪原中走了数日，终于到了密山的老林里。

就在张学良静卧在密山县小河湾一片密林深处的小窝棚时。忽然一位穿棉旗袍的姑娘来到了这里，他的心被姑娘深深地打动了。数日后，谷瑞玉随张学良转移到密山县城。

他们住在一家汉医院的病房里。因张少帅住进医院，上上下下都紧张地忙碌起来，老中医施治有方，加上谷瑞玉在旁的日夜护理，张学良的伤势渐渐好转。随着伤口的痊愈，张学良已由谷瑞玉搀扶着行走了。一次，张学良在灯影下居然对含情脉脉的谷瑞玉谈起了他自己的童年生活。

谷瑞玉只听不说。她深知自己的身份低微，也知道

在张学良这样有少将军衔的将领面前，她永远都要处于被动地位。她也清楚张学良肯向自己袒露童年往事的本身，已经说明她与他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。这正是谷瑞玉为之暗暗欣喜的。

“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小时候太顽皮，所以有人叫我花花公子，这也不奇怪。”张学良只有在他认为可以交心的朋友面前，说话才如此放肆，甚至不拘小节。“花花公子？”她怔住了。在谷瑞玉的眼里，张学良永远是位严肃郑重的青年军官，与她在天津和吉林见到的一些纨绔子弟有本质的不同。

“我这个花花公子，不是寻常说的那种见了女人就发狂的花花公子。他们是说，一旦玩起来，就花花得不要命了，而有些玩法简直就是大胆的恶作剧。谷小姐，你可听懂了我的话意？”

“懂，我听懂了。我知道少帅是真正的军人！”谷瑞玉从心里高兴上了好运。她感到张学良虽然只比她年长两岁，但他说起话来既风趣又深刻，绝非那些在戏楼内外常见的凭家族势力而夸夸其谈的公子哥。

“说到我的家庭，谷小姐也知道豪门家庭，是最难培养出真正的人才的。”他似乎想

在她面前宣泄心中的块垒。张学良尽管已得到豪门家族给他的诸多特权，可他根本不青睐那些既得的东西，他语出惊人地说：“我承认家庭对我的给予，当然我又是个有思想的青年。我知道现在走到这一步，就等于别人走了两步。因此我想有这样的优越条件，再利用我父亲的关系，就可可在社会上做点事。但是在我当兵以前，虽有种种成才发迹的想法，却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军人！”

谷瑞玉没想到出身奉系元戎之家的张学良，竟会有那样复杂的思想，就说：“既然你从没有想过当兵，为什么后来又当起兵来，而且又成了少将军阶的大人物？”

“我不是什么大人物。谷小姐，我只是在行使一个军人的权力。”张学良正色说，“你问我为什么成为军人？是因为我从小就反对军人，军人手里的枪是杀人的，而我张汉卿从小就反对杀人！”谷瑞玉两只闪亮的眼睛凝视着他，仿佛在听一个深不可测的神话。那夜，他与谷瑞玉在病床前一直谈到子夜更深。张学良清楚他已从心里悄悄喜欢上这位温存俊美的天津姑娘。自那天晚上在榻前交谈后，自那晚上在榻前交谈后，脸庞不知为什么竟不由自主地羞红了。

贰拾肆



都市小说

洪晃的父母本来感情很好，因楼下搬来的新住户扰乱了生活。一个陌生女孩突然闯入宝玲的家，熟悉得跟自己家一样，宝玲和她的丈夫反而成了这家的入侵者。一群人在生活中寻找人生信仰和生活的支撑，寻求的过程充满了焦虑、苦恼……

李小山 著 钟山杂志友情推荐

挖掘故事

负责接待宝玲的人将她带进会议室，空荡荡的，比较暗，一股霉味，墙上挂着各种旌旗和夹着奖状的大镜框。

那人热情地替宝玲倒了杯水，坐到旁边的沙发上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说：“局长做过指示，要我们与媒体积极配合，通过这样的案例给社会起到一个警示作用……”宝玲摇摇头，露齿一笑：“看看，已经开始说教了，读者不喜欢结论知道吗？他们要的是故事，是情节，还喜欢来一点挑逗性，前阶段我们报纸刊登了一篇野蜂戒毒的报道，说一个吸毒者有十年吸毒史，屡次戒毒失败，后来读了《神雕侠侣》，决心学习小龙女用蜜蜂为自己戒毒。他躲进深山老林，找到野蜂聚集的地方，起初看到成群的野蜂朝自己袭来，吓得魂不附体掉头就跑，后来渐渐适应了，并且和野蜂交朋友，每当毒瘾发作，便招野蜂来蜇胸部和腹部，直到蜇得红肿不堪，如此，两个月后，毒瘾完全消失。我们报道出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成千上万的人浩浩荡荡出发进山，去寻找野蜂，你想不到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瘾君子吧？”

那人憋着嗓音笑了几声，加重语气说：“干我们这

一行的什么奇事怪事没见过？好了，我们谈谈这个案子吧。”

宝玲慢吞吞从包里拿出采访机，来回倒带试听着，采访机里发出尖锐的杂音，在一片机器轰鸣般的背景声中传出一个断断续续的嘶哑的男声：“……进去后，我们握住刀子，听见里屋有人……我心里害怕……他说怕个鸟……冲进里屋……呜呜几声过后，出来对我说，快找钱去，到处找找，这些有钱人刁着呢，当官的更刁，怕人查腐败，所以钱藏得稀奇。他告诉我，有一次在一个乡长家里找钱，翻来翻去找不到，气得摔破了尿壶，才发现几万元大钞……我到里屋看见两个人死在床上……”

宝玲撇掉按钮，皱着眉头说：“你们发给我们的材料说得清清楚楚，是惯犯，加起来一共杀了十多个人了，而且，从第一次作案到破案长达八年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的手段很简单，踩点，跟踪，然后趁黑夜或人少的时候袭击，这回……”

那人在纸袋里抽出几张照片摊在宝玲面前，是现场拍摄的，那人说：“他们作案的对象都为有钱有势的人家，根据审问的口供，他们并非一味地做贼做强盗，有时候他们也以打工为掩护。这回他们能够顺利进入周家，

就是前几个月他们利用帮周家做装修工的机会，窃得了钥匙……”

宝玲突然站起来，说：“我想去现场看看，行吗？”

那人愣一下，瞥了一眼墙上的钟，说：“现在去合适吗？”

宝玲发现那人个子很高，很挺拔的姿态，脸也长得端正，宝玲在楼梯上不慎滑了一下，那人眼疾手快捉住了她的手，牵着她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可不能把我们的记者同志摔坏了啊，我可担当不起。”宝玲觉得他的掌心放射出一道光滑的热力，这热力使得她的心发生了悸动般的荡漾。

坐进车里，那人没有马上发动汽车。那人将手臂搭在她肩上，她便把脑袋靠在了他的肩膀，觉得面孔火烫，男人的热力使她晕晕地失去意识。她呻吟了一声，蓦地发现自己震惊了，想坐直身子，他的霸道的手臂阻止了她的想法，她抬脸瞅着他，眼睛里流露着涩。那人抚摩她的脖子，轻轻地问道：“你习惯这样吗？”宝玲做了个有力的动作挣脱他，理了理头发，恼怒地尖声说：“是你！快开车！”

那人发动了汽车，滑行一段路，突然说：“我姓焦，叫焦路。”

肆



悬疑小说

旅游团由包括警官叶萧在内的十六个年龄职业不同的人组成。途中他们经过一个村落，恰巧赶上当地的“驱魔节”，因误吃了“山魈”的脑子而遭到报复，旅游团的车开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。他们中间开始有人神秘地死去。第一个死去的是导游小方。沉睡之城究竟蕴含怎样的天机？下一个又是谁？

蔡骏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并非来时的路

似乎已沉睡了一辈子，叶萧再度从梦中惊醒。车子剧烈颠簸了一下，全车人也随之而震醒。车窗外仍是无边无际的大雨，万丈悬崖也看不见了，两边是深深的峡谷，旁边的溪流也完全陌生，车子并没有按照原路返回，司机究竟要带大家去哪里？

周围的人也都看出了不对劲，纷纷恐惧地吵闹起来，叶萧冲到司机旁边问：“这是在往哪里开？”“对不起！”司机终于把车停了下来，脸上布满了绝望与愧疚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我明明是按照原路返回的，但开着开着就感到有些不对劲了。也许下雨天看不清，也许我们全车人都中邪了？”

“中邪？”小方也不客气了，“胡说八道！”叶萧摇摇头，转头再问玉灵，但她也搞不清楚：“对不起，刚才我也没看清是哪条岔路。奇怪啊，我是在这附近

长大的，却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个峡谷！”

玉灵用泰国话安慰着司机，让他情绪稍稍平静一些。她想让司机掉头返回，却发现这里的路太狭窄了。最后，还是决定车子继续往前走，若前面有开阔的空间，可以让司机倒车回去。

叶萧再看看手机，依然没有任何信号。巴士又颠簸了十几分钟，道路随着岩壁弯弯曲曲，司机不停地打着方向盘，车子没有任何掉头的机会。就当整个旅行团都陷于绝望时，峡谷突然走到了尽头，眼前是一堵高耸入云的山崖。原来这峡谷是一条断头的死路！

司机踩下了刹车。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——在绝壁的最底部，挂着数十米高的藤蔓，像女人的长发一直拖到地上。

这就是传说中的绝路？叶萧不甘心地用拳头打着自已，而司机则几乎瘫软在驾驶座上了。其他人也都恐惧地叫喊起来，全车人十几号人乱成了一锅粥。

叶萧让导游小方打开车门，独自冒雨跳下车。他仔细看了看脚下的路，虽然布满了碎石和野草，却还能看出是用沥青铺的，当中还有油漆白线的痕迹。显然是人工修筑的公路，但为何要在这只有进口，而没有出口的“绝

路”里呢？

不，不可能没有出口的！叶萧走到车子前方，抬头观察了周围形势。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在正前方的藤蔓上，那茂密的枝叶后头似乎还有什么。叶萧禁不住伸手摸了摸藤蔓，却没有想象中的粗壮，似乎是最近才新长出来的。他用手撩开眼前的枝叶，发现里面竟然是中空空的！藤蔓后隐藏着一条隧道！

叶萧欣喜若狂地回到了车上，指示司机立刻向正前方开去。导游小方还以为叶萧精神错乱了，要把车子往绝壁上头撞。好不容易才解释清楚，司机小心翼翼地踩油门。随着眼前的藤蔓越来越远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……

终于，挡风玻璃与藤蔓碰撞了，绿色的枝叶像瀑布散开，里面不是冰凉的岩石，而是黑暗的虚空。

司机打开了大光灯，照出一条幽暗深长的隧道。随着车子的前进，藤蔓由车子的前方滑到后方，每扇车窗都像被长发抚过了一遍，直到全车都没入黑暗中。

叶萧注意了一下时间，开进隧道是下午四点半，现在是四点半了，车子仍然在黑暗里行驶，这么算来至少有好几公里——要比黄浦江底下的隧道还要长，不知这隧道上又是什么？隧道的另一端呢？

捌